



黑小厮的拳头

迪布的爸爸妈妈，在一次流行性传染病中，因为没有钱送医院，在同一天里死了。现在只留下十四岁的迪布和他十岁的弟弟。他们居住在离约翰内斯堡西南八英里的“索伟托”这里原来是个荒芜的空旷地带，也没有地名，“索伟托”。三个字是英文西南市镇的意思。在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下，这里成了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每家人家拥挤在又矮又小的简陋屋子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迪布的爸爸妈妈每天要到八英里外的约翰内斯堡去找又脏又累的活儿干，可是用血汗换来的钱，只够每人吃一碗薄薄的燕麦糊和一片硬干酪。现在爸爸妈妈一死，迪布兄弟俩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邻居们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安排这一对可怜的孤儿。可是他们自己也长年生活在饥饿中，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照顾他们。文多琳娜奶奶含着泪，热心地东托西求，最后找到了在大酒店里当厨师的萨利姆爷爷。萨利姆爷爷摸摸光溜溜的双叠下巴，答应想办法介绍迪布到酒店来当“汽车小厮”^①。

第二天，文多琳娜奶奶替迪布换了一件干净衬衣，由萨利姆爷爷伴着，到大酒店去见领班。领班看见迪布长得还俊秀，人也灵活，同意先试用一个月。但是没有工资，也不供给伙食，只有靠客人赏给的“小费”，而且四分之三要交给领班。

现在，迪布总算有了职业。上班前一天，领班拿出一套小厮的制服，要迪布试穿一下。那套制服是白色的，领子和袖口镶着黛绿色的阔边，胸前两排铜扣，闪闪发光。制服腰身很紧，衣袖和裤管又细又窄，穿在身上，全身象被什么东西紧紧裹住似的。平时赤身惯的迪布感到很不舒服，很不自在。帽子是橄榄形的，歪戴在头上，老担心要掉下来。领班要迪布挺起胸、昂着头听他吩咐：每天做些什么

① 一些大酒店门口专门为客人开汽车门的小仆役。

事，有些什么规矩，开车门时什么姿势，对客人应该要有笑容等等，等等。特别是接待白种客人，更加要有礼貌，要绝对服从。

大酒店每天早晨十点钟开始营业，但迪布一清早就要起来，撒开两条腿跑八里路去上班。到达大酒店第一件事是打扫大门口半圆形的台阶，不但要扫得干干净净，还要用肥皂水洗擦，一直擦得能照出人脸为止。干这些事，虽然很辛苦，迪布倒不怕，使他感到难受的是穿了那套讨厌的小厮制服，挺胸腆肚，两手垂直，象木头

人一样兀立在门口等候汽车，这真是比什么都累。

文多琳娜奶奶总不放心，一有空就到大酒店来看迪布，她站在马路对面，笑着对迪布不断地点头。萨利姆爷爷也处处照顾迪布，知道他每天从客人那里得到的“小费”不多，就把厨房里剩余的菜肴留



下一大盆，装在塑料袋里，偷偷塞给迪布。迪布一面吃一面想到弟弟，就和萨利姆爷爷商量，萨利姆爷爷同意他带弟弟一起来吃，可是警告他不能让领班知道，否则会被开除，当不成小厮。

迪布带了弟弟来到大酒店对面一个街心公园的木栅旁坐着。迪布一空下来，便踮起脚，翘起头，隔着马路朝那边张望。看到弟弟一直坐在老地方，孤独地一人在玩掷石子，他真想过去伴弟弟玩。有时，弟弟也刚巧抬起头向大酒店探视，瞥见迪布正在看他，百无聊赖的脸上立刻露出高兴的笑容。到吃饭的时候，迪布惟恐弟弟挨饿，匆匆吃了几口，把一些比较适口的菜肴食物留下来，趁没人注意的时候，赶快送给弟弟去吃。

晚上，天黑下来了。迪布想到弟弟在那边要害怕，就让他过来，躲进车道前的一个大花坛里。然而迪布还是不放心，好象弟弟要被四周的黑暗吞噬似的，不时低声呼唤：

“弟弟，弟弟，别睡，快回去了。”

弟弟躲在花坛里，越等越困，眼皮一刻比一刻沉重，可是只要听到哥哥的唤声，他立刻把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喑哑地答应着，还从花叶缝里张望哥

哥。在睡眠朦胧中，他看见矮小的哥哥孤零零地站在门口，身后矗立着巍峨的建筑物；好象整个富丽豪华的大酒店就压在哥哥背上。

迪布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在大酒店干了好几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约翰内斯堡市的白种人都到这里来度周末，七点钟左右，绅士们穿了礼服，太太、小姐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裙，纷纷坐着汽车来了。迪布一辆接一辆的开着车门，迎接客人。有一对白人夫妇下车后，他们的孩子在汽车里和司机胡闹，不肯下来。迪布一直等在车门旁，而后面的汽车已经响着喇叭催他去开门。迪布恨不能钻进车去把那小孩拖出来，不料那小孩突然象一只猴子似的，从车厢里猛跳出来，故意把皮鞋踩在迪布脚背上，还将车门猛撞迪布身体。迪布没有提防，疼痛难忍，‘啊哟’叫了一声，惊惶地把那小孩推开。小孩仗着父母在他身旁，凶狠地抬起腿，用皮鞋对着迪布的足踝，一阵乱踢。迪布痛得站不住，直往后缩，那小孩还不放松，追上去踢打。迪布又气又恨，再也忍不住，激愤地举起拳头来，可是，却不敢还手。

那孩子的妈妈明明看见儿子打迪布，反以为是

迪布惹恼自己儿子，就不满地对丈夫嘟哝。她丈夫毫无表情，只把嘴角向下一沉，过来拉了儿子，挥着手杖踱进酒店。

迪布望着他们的背影，眼内冒出火来。可是，领班这时从里面赶出来，脸色阴沉，对他瞪了一眼，然后从牙齿缝里斥骂着：

“你这黑小鬼，竟敢得罪客人，打我们白种人！明天起不要来了！”他回到门口，又蓦地转过身来，厉声命令，“可今天还得做到下班，把制服留下，不许带走！”

夜已经深了，大酒店里面悠扬的乐声，时断时续地传来。四周静悄悄的，迪布坐在石阶上，用手抚摩着被踩痛脚背。他想到自己被领班辞退，觉得很对不起萨利姆爷爷，可是如果萨利姆爷爷知道经过情形，也一定会原谅他，同情他。他宁愿挨饿，吃苦，和弟弟一起去乞讨，也不愿再过这种屈辱的生活。他憎恨这座巍峨华丽的大酒店，憎恨那套象囚衣一样紧紧束缚他身体的小厮制服。但他更憎恨那些蛮不讲理的白种人，他越想越气愤，双手不自觉地握紧拳头，在膝盖上磨擦着，连弟弟唤他都没有听到。

大酒店里的客人，酒足饭饱以后，有的留下来跳舞，有的回家。那个白种小孩一出门口，故意做出神气活现的样子，要迪布去开车门。迪布看见他，一肚子气又升上来，不甘示弱，故意装做没看见，不理他。对方发了脾气，冲到迪布身前，尖声命令：

“快开门！”还恶毒地咒骂了一声，“黑小鬼！”

迪布气得全身发抖，两手立刻捏紧拳头，但是他竭力压制自己，只用火焰般的眼光仇视着，一动不动。

那时，小孩见父母走近身来，气焰更嚣张了，干脆摆出拳击的姿势，对准迪布的下颏猛叩一下。

迪布来不及躲避，整个头脑被震得又痛又晕，牙床发麻，嘴内涌起一股腥味。他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口鲜血！那小孩竟在一旁拍手蹬脚得意地狂笑。迪布实在忍不住，再也忍不住了。压制了半天的愤怒，立刻象火山样爆发出来。他挺起胸膛，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呼喊，突然举起双拳，流星般对那小孩猛击过去。

那小孩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他父亲看见了，失去尊严的仪态，疯狂似的用手杖抽打迪布，迪布躲开去，他又象一头恶狼似的直扑过去，一面



唆使儿子爬起来打迪布。

迪布受到包围，不能应付，眼见要吃亏，忽然，从花坛那边掷过来几块石头，一块打在小孩肩上，一块打在那父亲的眼睛上，痛得他捧住脸哇哇怪叫。

迪布欣喜地叫起来：“弟弟！”

白种人太太这时象鬼似的尖叫一声，急忙回身去叫领班。

迪布趁他们慌作一团时，报复地又狠狠踢了那孩子两脚；然后窜进花坛，要弟弟帮忙，脱掉制服，和帽子一起，朝大酒店门口扔去。兄弟俩跑到马路对面，回头看见大酒店门口那群人惊惶失措地乱跳乱叫，感到说不出的高兴。迪布露出胜利的微笑，对那边狠狠地扬着拳头：

“我要打烂你们！打烂你们！”

玻 璃 猫

在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有一家规模宏伟的百货商店。店面顶上横着一块雕花的招牌，上面用漂亮的俄文字体写着“小白桦树商店”。在这块绚丽堂皇的招牌下，排列着一座座橱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货物，有不少是国外进口的商品：不同形状瓶装的名酒、巴拿马大草帽、奥地利毛里长统靴、法国花色领带、东德的壁灯、西德的冰箱，还有一般商店买不到的罐头食物。这些商品，白天在阳光照耀下，夜间在五彩灯色衬映中，一直闪烁着夺目的光采，吸引着人们，引诱着人们。

八岁的达丽娅，每次经过“小白桦树商店”，都要放慢脚步，侧着头，向橱窗里面睨视。可是这些东西，达丽娅虽然觉得好看，却并不引起多大兴

趣。倒是妈妈常对橱窗里那些质量高贵而价格便宜的商品，看了又看；最后，不知为什么，总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拉着达丽娅悄悄离去。

今天，达丽娅一个人来到“小白桦树商店”。她象往日那样，慢慢移动脚步，朝那些色彩鲜艳的物品瞅着。忽然，在橱窗的角落里，有一件东西吸



引住她。她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这是一只晶莹透亮的玻璃猫，只有两寸大小，正好放在手心上。猫的身躯又矮又胖，屁股微微向上撅起。猫头斜侧着，一对眼珠顽皮地瞧着你，惹人喜爱和好笑。达丽娅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玻璃猫，也一直盼望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玩具；它比自己平时想象的还要好看，还

要好玩。她立刻把脸贴在大玻璃上，把鼻子也压扁了，终于看清楚上面的价格，是个“5”字。一缕兴奋而欢乐的笑容立刻在她的嘴角漾起，她一转身，连奔带跳地赶回家去。

爸爸妈妈都在家里。达丽娅先扑到妈妈怀里，连声叫着：“妈妈，妈妈，我看到一只玻璃猫，玻璃猫！好玩，真好玩！”她拼命装着手势，可形容不出有多好玩。她又跳到爸爸身前，握着爸爸的双手，用力摇着：“爸爸，爸爸，快给我五个卢布，我们就去买，去买，快去买！”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起来。达丽娅热烈和欢乐的情绪感动了他们。妈妈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站起身，笑着问女儿：“哪一家商店？”

“小白桦树，”达丽娅怕妈妈听不清楚，还将双手合在嘴上，响亮地重复一遍，“小白桦树！”

妈妈一听到“小白桦树”的名字，象听到什么魔鬼的称号，立即露出失望的神色，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回椅子上。

爸爸拿着香烟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也顿时收敛了笑容。他沉默了一会，才轻轻地拍拍达丽娅的头，回答女儿：

“达丽娅，你买不到这只玻璃猫。”

“为什么？”达丽娅惊异地瞪大了眼。她明明看到那只玻璃猫放在橱窗里，而且标价五个卢布，怎么会买不到呢？

“因为‘小白桦树’商店我们进不去。”

“进不去？”达丽娅蔚蓝色的眼珠露出疑惑的光芒。她明明看到有人进“小白桦树”去买东西，怎么我们会进不去？

爸爸把达丽娅拉近自己身边，缓慢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把原因告诉女儿：

“达丽娅，你不知道，‘小白桦树’这家商店，只有中央委员、部长和一些特殊人物，他们有政府发给他们的‘卢布证券’和外币，才能进去买东西，我们……”爸爸没有说下去，愤懑地把烟蒂扔进烟缸里，用力捺熄。

达丽娅没有完全明白爸爸说的话。她也不相信爸爸说的话。她认为爸爸一定舍不得花五个卢布给她买玩具，所以才用这些话骗她。她求助地转过身去望妈妈。妈妈也露出爱怜的表情对她摇摇头。达丽娅没想到爸爸妈妈都不支持她，都不肯买玩具给她。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想那玻璃猫，多么

可爱多么好玩的玻璃猫啊！

可是，达丽娅一定要这只玻璃猫。爸爸妈妈不买给她，她决定自己去买。爸爸妈妈不给她钱，她打算把妈妈每天给她的点心钱，一个个积起来，积满五个卢布。她宁可不吃又香又甜的杨梅馅饼，宁可不吃鲜美的夹肉面包。星期天，爸爸给她钱，让她去看电影，多下来的钱可以吃冰淇淋。可是她在电影院门口兜了好几个圈子，有两次已经站在售票的窗口前了，结果还是把手缩回来，把钱放回口袋里。她羡慕地瞅着电影院外面那张彩色海报。但她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应该攒下钱去买玻璃猫。她欣慰地笑着离开电影院。就这样，不吃、不看，两天、四天，到了第十天，就可以积满五个卢布，就可以把玻璃猫买回来，给爸爸妈妈看。她焦急地天天计算着日子，夜夜数着积下的钱。而且，每天总要到“小白桦树”去一次，看看玻璃猫，她担心会不会被别人买去。当她看到玻璃猫还是在那里侧着头瞅她，等待她，她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忍不住隔着玻璃窗，抱歉地悄声安慰它：

“小咪，小咪，再过两天，我就来接你，接你回家，你别急，别急。”

过了十天，达丽娅紧紧握着五个卢布，又走又奔地赶到“小白桦树”去。一路上，她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她的心一直兴奋地跳着，越走越近，她的脚步越来越快，她的眼睛也越来越亮。到了商店，她先还是扑在橱窗上，对玻璃猫亲切地招着手，欢乐地轻轻叫着：“我来啦，来啦！”然后用轻快的步伐走到大门口，想推门进去。忽然，一个粗壮高大的身躯挡住了她。她抬头一看，是个穿灰制服、长山羊胡子的门警，伸出手把她拦住。

达丽娅抬起可爱的脸，笑着对他解释：“我买东西。”

门警垂着浮肿的眼皮，用枯涩而重浊的声音对她说：“不能进去。”

达丽娅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卢布来给他看，表示她带着钱。

门警把嘴角一拽，鄙夷地把达丽娅手里的卢布推开去。

达丽娅被推出门口。现在她明白爸爸的话，知道爸爸不是骗她。这家“小白桦树”商店真的不是所有苏联公民都能进去，真的不是有了卢布就能到里面买又好又便宜的物品。达丽娅几天来心里一直

充溢着欢乐和希望，一下子破灭了。一颗心顿时象掉进冰窖里。这对她真是意外的打击，也是从未有过的失望。她哀伤地回头望望橱窗里的玻璃猫。玻璃猫的一对顽皮的眼睛，还是温和地瞅着她，仿佛在晶亮的眼珠里闪着同情和惋惜的光芒。

这时，在她身后的马路上，突然响起清脆的喇叭声。一辆蓝羚羊牌轿车嘎然停下。一个十二、三岁左右却打扮得非常妖艳的胖女孩下车来，先傲然地朝橱窗里一瞥，然后从漂亮的皮包里抽出一张纸片朝门警一扬。门警立刻恭敬地闪开。那姑娘理也不理，仰着头，垂着眼皮，故意装出大人的神气，胖敦敦的身体一抖一抖地走进商店。门警对着她的屁股，媚笑着深深一鞠躬，还张开手臂，表示欢迎。

这一个姑娘大概是什么委员或者是部长的女儿吧。等她一走进“小白桦树”，达丽娅立刻感到懊悔起来，怨恨自己刚才没想到去拉住这位姑娘，把五个卢布交给她，恳求她代自己买下这只玻璃猫，真是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她决定等在门口，等那位姑娘出来，立刻上去请求她。那位部长或委员的女儿一定会答应她，一定会帮助她。只要那姑娘能帮

她买，她就可以得到心爱的玻璃猫了。达丽娅的心又跳跃起来，又天真地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她禁不住高兴地回头去探看玻璃猫。

突然，她看到橱窗里出现一只毛茸茸的大手，象巨鹰捉小鸡似的，把玻璃猫一把抓走了。达丽娅惊讶地立刻踮起脚朝店里望去，透过玻璃，模模糊糊地只见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店员，把那玻璃猫交给刚才进去的胖女孩。胖女孩拿在手里轻率地翻来复去玩弄着。达丽娅的心顿时象被谁用手揪紧，又紧张又不安。那女孩会不会把玻璃猫买走？但愿她只是要来看看，希望她不喜欢它，不买它。她哪里知道：这是达丽娅想了几天，天天来看望，天天想带回家的心爱玩具。为了它，她好几天不吃零食，连电影也不看，把钱一点一点积起来，今天刚好积够了。如果被别人买去，就象把已经到手的东西抢走，把自己的心抓走了。达丽娅紧张地两手按住橱窗上的大玻璃，踮起发抖的脚，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朝里面张望。

可是，终于出现了使她绝望的事。她看到那胖姑娘从漂亮的法国式皮包里掏出外币，朝柜台上一扔，拿起玻璃猫，得意地慢慢走出来。达丽娅这时